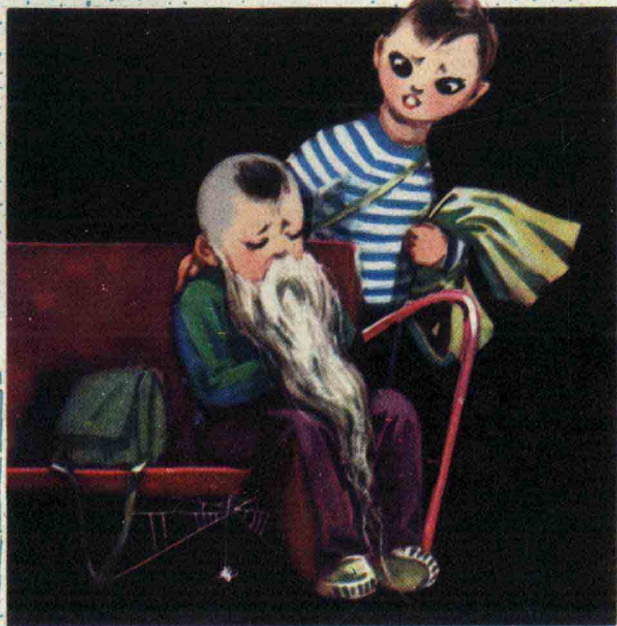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明儿火车站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明儿火车站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小学生故事

明儿火车站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28 2 3/14印张 35,000字

1979年6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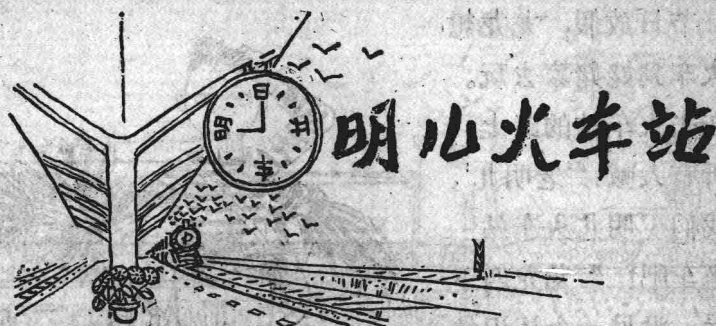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300

统一书号：R10173·127 定价：0.17元

目 录

明儿火车站.....	陈传敏 (1)
小金鱼讲的故事.....	林 东 (7)
在动物园里.....	曹 骥 (20)
魔 鞋.....	许道静 (33)
老鹰的铁翅膀.....	陈佐辉 (47)
黑猫和白猫.....	柯武良 (55)



陈传敏

龙龙以前有一个不太响亮的绰号，叫“老明儿”。怎么叫“老明儿”的呢？咳，龙龙的老毛病和有些小朋友一样，什么事（可不包括玩儿）都喜欢留到明儿去干。老师布置今天回家背课文，他回到家却把书包一扔，对自己说一声“这几句明儿一定背”，就去找小明踢足球去了。妈妈见他没事，叫他把自己的一大堆脏衣服洗洗，他抱个球儿一边跑一边说：“明儿一定洗！”可明儿呢，事情多了，要和小刚打几盘乒乓呀，要组织人和邻院的小朋友赛篮球呀，还要让卫卫的象棋再输几盘，什么背书呀，洗衣服呀，又推到明儿的明儿去了。就这样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大家都喊龙龙叫“老明儿”。

哎，龙龙的绰号我告诉你，你可别乱喊，龙龙现在不是这样了，变了。怎么变了的？这得说说“明儿火车站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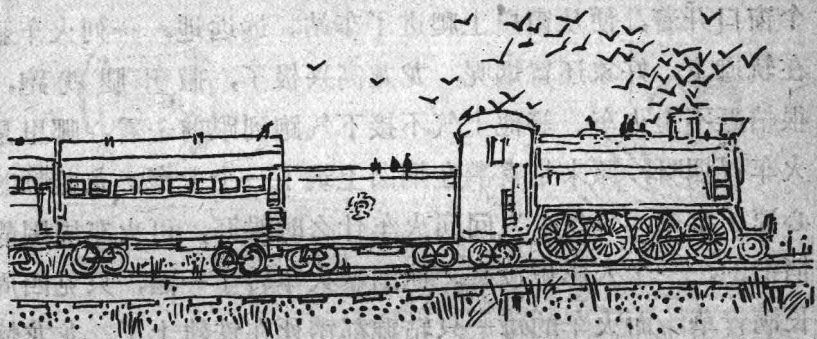
节日放假，龙龙想坐火车到姥姥家去玩。他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忽听有人喊：“‘老明儿’，到我们‘明儿火车站’来坐车吧！”龙龙四下一看，没见一个认识的人，正奇怪，却见一幢大房子横在马路边上，上面写着“明儿火车站”



几个大字。那喊他绰号的声音好象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龙龙心想，“明儿火车站”，哈哈，正对我的劲，我就叫“老明儿”嘛，进去看看！

龙龙走进“明儿火车站”，四下一看，哟，这儿怎么这样脏呀！空洞洞的大屋子，四角结满了蜘蛛网，地上什么果核呀、果皮呀、废纸头呀，都成了堆，也没人扫。再仔细一看，地上立了块木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明儿一定打扫！”龙龙想，这人一定和自己一样，今儿又上哪儿踢球、下棋或打乒乓去了，不过也没啥，明儿干一样嘛。这样一想，也就不觉得脏了。

龙龙捂着鼻子走到售票处，想买张火车票。见售票的窗口紧紧关着，龙龙使劲敲了几下却没人应声，抬头一看，窗口上面歪歪斜斜挂了个木牌子，上面沾满了灰尘，隐隐约约



可以辨认出“明儿一定售票”几个大字。哟，售票员大概也跑去玩儿了。可自己怎么办？上姥姥家，龙龙可不愿意等明儿呀！龙龙眼珠一转，有了，进去看看火车开不开再说，要是火车开嘛，上车再补票不就得了。

于是，龙龙又去找检票口，可检票口也挂着“明儿一定检票”的牌子。这下龙龙可生气了：这儿的人怎么全都一个毛病，什么事都喜欢推到明儿。可是一提到“明儿”，龙龙又原谅这些人了，算啦，自己不也是这样的嘛，还是另想办法吧。

龙龙打量了一下候车室，见有一



个窗口开着，便从窗户上爬进了车站。远远地，一列火车躺在轨道上，好象还冒烟呢。龙龙高兴极了，撒开腿就跑，很怕赶不上火车。等他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跟前一看，哪里是火车冒烟呀，原来是喜鹊在烟囱上筑了一个大窝。龙龙顿时心凉了半截，想找个人问问火车什么时候开，可火车周围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他围着火车转了一圈，只见四周长满青草，而火车的每一只轱辘都锈死在铁轨上了。龙龙恼怒地朝草丛扫了一脚，没想到这一脚却踢出了一块木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明儿一定开车”。

龙龙没有办法，只好又从那窗户爬进了候车室。这时，他觉得肚子饿了。龙龙往候车室一角的食品代销店走去，心里害怕地想：这代销店可千万别明儿售货呀，要不我今儿就要饿坏了。龙龙真不走运，还没走到跟前，就看见代销店的门板上也挂着一块木牌子。不用细看，龙龙也知道上面的意思。

龙龙慌了，一点主意也没有了，心里直恨起这“明儿火车站”来。猛地，他发现墙角积满了灰尘的长椅上，还坐着个人。这下可有了伙伴了，龙龙急忙奔到这人面前，见是一个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男孩，却长着奇怪的长胡子，象个小老头。龙龙这阵也顾不得这些，使劲地推他几下，一边推一边问：“喂，你也是等火车的吗？”长着奇怪的长胡子的小男孩嘴角动了一下，懵懵懂懂地说：“不急，明儿一定坐车去。”龙龙又使劲晃了他几下，他才醒了，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说：“喂，你干吗晃我？”龙龙问：“你在这儿等车等



多长时间了？干吗长着这么长的胡子？”长胡子的用手一摸自己的下巴颏，急得简直要哭了：“哟，我什么时候长出这么长的胡子？昨天来等车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？这叫我明儿怎么坐车去见妈妈呀！”龙龙明白了，这一位也是个“老明儿”，在这儿等火车，今儿推明儿，明儿又推明儿的明儿，推胡涂了，陷在这“明儿火车站”里，等到胡子都长出来了，还以为是昨儿来的呢。不行，我得拉他一把，要不，他在这“明儿火车站”陷到死了，还是什么事也干不成。龙龙就把刚才遇到的一切，全告诉了长胡子，长胡子这才清醒过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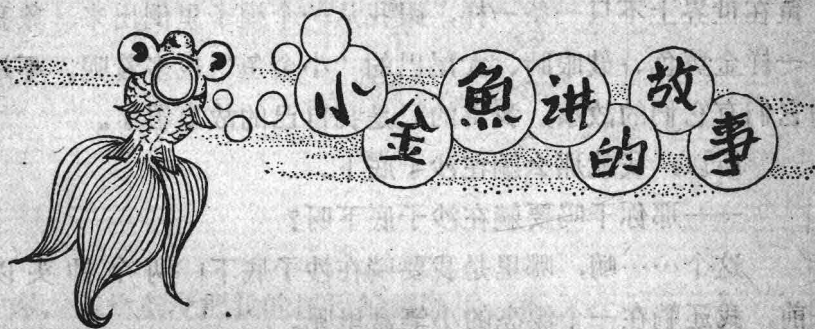
龙龙和长胡子手拉手跑出了“明儿火车站”，心胸豁然一亮，一切全都明白了：什么事情说从明儿开始，实际上一



事无成，永远不会前进一步，就象“明儿火车站”的火车一样，永远停留在原地不动，最后都锈烂了；要想取得一点成绩，都得从今天开始。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，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。说也奇怪，一明白了这一点，长胡子的胡子也突然消失了。

小朋友，你们周围有没有“老明儿”？有的话，也请你们把“明儿火车站”的故事讲给他听，叫他当心千万别陷到“明儿火车站”里去。

(刘 淼插图)



林 东

我叫“小金鱼”，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

这是十月里的一天。放学已经很久了，学校里几乎没有人了。风儿在操场上吹着，沙坑边上的一棵老榕树，抖着长胡子“沙沙沙”地说：“天快黑啦，该回家啦。”

它也许是对正在操场上打篮球的几个小朋友说的，可却让我听见了，因为这时候我正躺在沙坑里的沙子底下呀。

——什么什么，小金鱼被埋在沙子底下，那不早憋死了吗？这小金鱼说谎来着呢！

哈，你们真是性子急，让我慢慢说呗。我不是说，我叫“小金鱼”吗？就是说，我并不是那种在水缸里养着的小金鱼，而是一把卷笔刀呀，就是那种把铅笔放进去旋几下就削尖了的卷笔刀呀。只不过工人叔叔把我做成了小金鱼的模样，小朋友们才都叫我“小金鱼”。当然了，就跟真的小金

鱼在世界上不只一条一样，跟我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，象我一样金黄色、鼓眼睛、大尾巴的“小金鱼”也多着呢。不过它们有它们的故事，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的故事罢了。

所以，我就那么躺在沙子底下。

——那你干吗要躺在沙子底下呀？

这个……嗨，哪里是我要躺在沙子底下！两个钟头以前，我还躺在一个漂亮的小笔盒里呢。

我的小主人叫刘小广，三年级学生，是个爱学习的孩子，而且非常爱护学习用具。他的笔盒里，铅笔有铅笔的地方，钢笔有钢笔的地方，所有的文具都摆得整整齐齐。我躺的地方，旁边是柔软的橡皮擦，挤不着，碰不到，可舒服啦。所以，尽管我是塑料做的，尽管我跟着小广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但还象新的一样，闪着金黄色的亮光。我的小主人有个好习惯：每节课后，都要用我把铅笔旋得尖尖的，为下一节课做好准备。今天下午第二节课后，也就是我说的两个钟点以前，我的小主人又用我旋好了两支铅笔。这时，同桌的王新向他把我借去用，于是我就到了王新的手中。小广是很乐意帮助同学的，不管是谁向他借东西，他从来不拒绝。

可是这个王新太粗心了。他旋好铅笔，顺手把我往口袋里一塞就跑了。

咳，我躺在王新的口袋里甬提多不舒服了。那里边破纸片啦，塑料带啦，树籽儿啦，小石蛋啦……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有。我被憋得气也喘不过来，而且东碰西撞的搞得浑身生



疼，还差点没把我的尾巴给碰断了。我多么想从口袋里逃出来呀！

忽然，不知怎的，那口袋上下颠簸起来，纸片儿，塑料带儿，树籽儿，小石蛋儿……全蹦蹦跳跳地跳起舞来了。不用说，我也只得随着上下滚动，翻着筋斗。这么闹腾了一阵子，只听“通”地一声，我们全都向上一窜，又猛地掉到了口袋底里，静了下来。

接着，又这么重来了几次。

我真不明白，王新到底在搞什么鬼。

后来有一次，我在向上窜的时候，窜得高了点儿，只觉得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，我可高兴了，就势向上一蹦，哈，我总算离开那个小口袋了！

可是，还没容我看清周围的东西，“噗”地，我掉到一大堆沙子中间。我只来得及看见王新的脚丫子一闪，就被一大把沙子给埋在里边了。

原来，王新和小朋友在练跳远呢。可好，把我给埋在沙子里了。

我的周围尽是沙子。我那圆圆的嘴巴，本来是让铅笔放进来的，现在却成了沙子的入口处了，那些沙子沙沙沙地从嘴巴里流进来，马上就把我的肚子填满了，咳，可呛死人啦！

但是，更难受的倒是在想念小广呢。他丢了他的“小金鱼”，用什么旋铅笔呢？他一定在找我了，可是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呀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恨起王新来了，要不是他，我能到这儿来吗？……

现在，你们该明白我为什么躺在沙子底下了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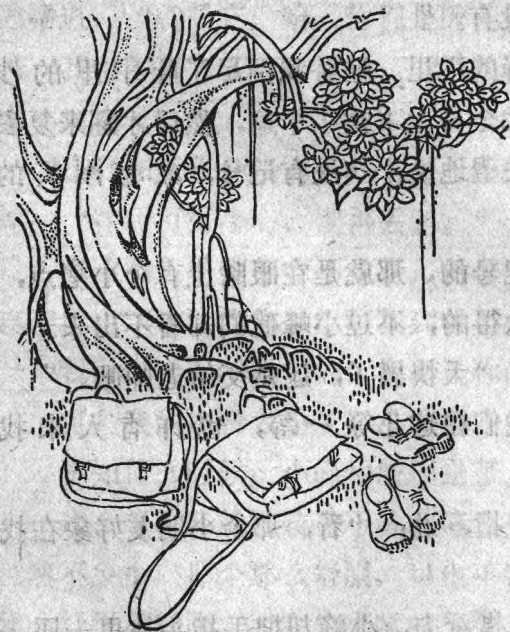
我躺在那里，耳边老听见老榕树爷爷在说：“天快黑啦，该回家啦。”

可是，我怎么回家呢？

“蹬蹬蹬”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我看不见是谁来了，要是小广多好啊。对，一定是他，他找我来了！快来吧，把沙子扒开，把我救出来呀。

可是没有人来扒沙子，却只听得“通”地一声响，好象发生了一次地震，我的身子随着一股飞溅的沙子被抛起老高，又“噗”地落在沙子上。这下子我可看清了，来的不是小广，而是两个比小广大的孩子。把我从沙坑里抛起来的是一个圆脸蛋的小孩，他正抖着脚丫缝里的沙子往沙坑外边走；另一个胖墩墩的孩子站在老远的地方，正准备起跑呢。

老榕树下放着两个小书包和两双小胶鞋。



原来是两个来跳远的孩子。

圆脸蛋那个刚要走出沙坑，忽然看见了我，便转身走到我面前，把我捡起来，放在手掌心里，仔细地端详着。

胖墩墩的孩子急了，叫道：“小峰，你让开，该我跳了！”

小峰却抬头朝他喊：“敏华，快来看，我捡了个东西。”

“啥东西？”敏华马上跑过来了，他把我接过去，放在他那胖胖的小手心里说：“‘小金鱼’，谁丢的？快交给老师去！”

小峰却说：“不。”

敏华不满了：“为什么？老师不是说，少先队员要拾金不昧吗？”

小峰说：“那当然罗。可是，要能把它送还给失主不是更好吗？”



我看看，有什么记号没有。”

于是我又到了小峰的手里。他替我倒尽了肚子 里的沙子，还掏出手帕来把我全身上下擦了个遍，然后才翻来复去地看了好一阵，最后失望地说：“没有记号，象是刚买的呢。”

其实我身上是有记号的，那就是在眼睛上有个小斑点，要是小广看见了，准认得的，不过小峰他们却看不出来。

敏华看看天色说：“天快黑了，还是交给老师吧。”

小峰说：“不，我们在这儿等一等，也许有人来找的。”

敏华忽然向前边一指，说：“看，那个小朋友好象在找什么东西呢！”

我刚要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小峰却把手指头往里一屈，把我紧紧地握在他的手心里了。我看不到外边的情形，可真急死了：我多么希望那个小朋友就是小广啊。

小峰他们已经走到那小朋友面前了。小峰问：“小朋友，你丢了什么吗？”

“嗯。”听那声音不是小广，我泄了气了。

敏华问：“丢了什么？”

“一把‘小金鱼’。”嘿，真巧，他也丢了“小金鱼”！

“是这个吗？”随着小峰的话音，我觉得眼前一亮。定睛一看，我看到了一个小男孩。这个小男孩我认识，他是小广的同班同学，叫李小咏。只见小咏那对大眼睛一亮，高兴

地嚷道：“就是它！哈，你们是哪儿拾到的？”

我可不高兴了，心里说：“这可怎么好乱认呀。这小咏太不老实了！”

小峰和敏华却没有再问下去。小峰把我放在小咏手里，说：“往后可得小心，别再丢了。”

小咏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，对着我的嘴巴吹了一口气，连连说：“可找到你了！可找到你了！”

我说：“我不是你的！我不是你的！”

可是我的声音太小了，小咏根本听不到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小峰和敏华走了。

这么着，我就被装进小咏的笔盒到了他的家。这个笔盒虽然不象小广那个那么舒服，可也不错，不过我根本没顾上什么舒服不舒服，我在生小咏的气呢。他怎么能把别人的东西拿回家呢！

“喂，‘小金鱼’，你上哪儿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呀？”我听到身边传来一个细小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把我不认识的小笔尺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什么回来不回来，这不是我的家！”

“哈，”一支粗粗黑黑的钢笔笑起来了，“‘小金鱼’上外边游历了一番，连家都不认了！”

“好朋友都忘了呢。”一支只剩下半截的铅笔瓮声瓮气地说。

我看见笔盒里的小伙伴都不满地瞅着我。我也发觉自